

宗友将无政府状态下，网络空间的中美两国关系归纳为“利益的竞争与合作”。

信息技术发源于美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最自豪的“文明成果和文化资本”，因此美国人很早就懂得了“信息优势”的重要性。

2005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计划永久保持对互联网的监管，成为域名的主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一方面鼓励扶持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沿线这样的信息技术创新基地，一方面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创新，在资金上提供研发资助，鼓励先进军用技术民用化，大量网罗信息技术人才。

而对于一直处于网络产业链下游市场的中国，即使想努力成为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但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难逃望“美国”项背之宿命。

按照斯诺登的说法，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9家最知名的IT公司均参与了“棱镜”项目，而思科这样的美国巨擘更是长年在中国参与诸多要害部门的网络通信项目。联想到华为、中兴这些年在美国市场因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而在进军美国市场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时，美国想一家独大的野心昭然若揭。

中国电信专家项立刚的微博写道，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过CISCO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骨干网上的路由器被黑，意味着任何一台电脑都被NSA联在一起，一个国家的骨干网的建设，确实存在重大的安全问题。美国人之所以抑制华为与中兴，也说明他们自己知道是怎么干的。未来的核心网络采购会越来越封闭，这可能是一个方向。

有专家建议官方对网络安全立法，对政府、央企、军方等网络产品采购的国产化作出明文规定。但朱峰对中国现在是否完全有能力进行研发表示了担忧。

除了技术的博弈，在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主权问题上，中美两国也互不相让。

深谙互联网威力的奥巴马上任不到4个月就大力推行网络外交，组建网络司令部。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指出“网络空间的基本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连接自由和信息流通自由不应受到阻碍”。

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表面打着捍卫互联网绝对自由的旗号，实则批评中国搞“技术过滤和网络审查”是在树立“网络柏林墙”，称中国“分隔互联网上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做法“无法持久”，且“最终将付出经济代价”。

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总体处于劣势，但是立场却十分鲜明。

中国政府认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避免信息网络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工具，尤其不能以“网络自由”为名，行“网络强权”之实。

2011年9月12日，中国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第66届联大上提出确保国际信息安全的行为准则草案。这份文件呼吁与“散布旨在宣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或破坏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做斗争。

与此同时，网络军备竞赛的加温也助推了网络安全问题的爆发。正如核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蒙上了毁灭的阴影一样，信息和网络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与之孪生的网络武器也开始困扰国际社会。

为了确保自己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美国政府砸重金推行“国家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和“爱因斯坦计划”，着重网络武器的研发和使用。目前，美军在全球4000多处军事设施中建有1.5万余个计算机网络，装备了“特洛伊木马”、“逻辑炸弹”等2000多种病毒武器，并频繁进行以实战为目的的“网络风暴”系列演习。

《纽约时报》曾经披露，对伊朗核电站造成重大损失的“震网”病毒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发的，并由奥巴马总统下

令投入实战。

“美军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可能会引发网络军备竞赛。如果美军参与攻击性的网络行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对未来可能产生的网络军备竞赛漩涡表示了担忧。

中国国防部于2011年5月宣布设立了“网络蓝军”，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但这没能让五角大楼安心，美国国防部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宣称网络战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一种作战能力。

《时代》周刊网站写道，尽管中国的“网络蓝军”名义上是自卫，但考虑到中国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政府慷慨的资金投入，中国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进行迅速和匿名攻势，这一前景将令世界其他领导人坐卧不安。

但就中美两国的网络军备竞赛是否会一发不可收拾，两位专家都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

“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和安全密不可分，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会未雨绸缪。”韦宗友说，“中美之间，至少是中方没有把美国界定为敌人，而美国也没有明确地把中方界定为敌人。加上中美两国人与人在内的社会层面交往密切，所以中美两国都不会采取这种自杀式行为。”

“中美两国与其隔空打口水战，还不如大家回去坐下来认真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互的妥协和退让是必要的。”朱峰表示。只有中美两国为建立和践行网络安全规范首先建立起合作的楷模，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得以保障。

合作是未来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国际合作维护一个“安全、可靠、公正、和平”且